

不久后我们从无数的民主组织、大学和其他科学



他們的老夫畧維

上

且特林著 陳 原譯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为了表彰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和保卫和平的斗争中的巨大功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授予他银质“祖国功勋勋章”和“劳动旗帜”勋章。此外，他还是“反法西斯战士”（1933—1945）奖章和其他高级奖励的获得者。

戈羅維略夫老爺們

(舊譯本‘地主之家’的修訂本)

(上冊)

~~霍爾蒂柯夫~~·~~錫貝特林~~著

~~米杜舍夫斯基~~刻插圖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М. Е. САЛТЫКОВ (ЩЕДРИН)
ГОСПОДА ГОЛОВЛЕВЫ

本書根據 Mrs. Duddington 英譯 The Golovlyov
Family 轉譯, Everyman's Library 版。

*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西城布胡同29號

*

1951年8月在北京印過初版。

8111×4311/32·610定價頁·總號114·分號w13

0001—6000冊·定價25000元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論薩爾蒂柯夫·錫且特林

蘇聯·I·盧茨作

在光榮的俄羅斯文學作家當中，以錫且特林（Shchedrin）的筆名發表作品的米哈爾·薩爾蒂柯夫（Mikhael Soltykov 1826-1889）佔着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充實了俄羅斯古典文學的諷刺傳統；這一傳統是在彼得大帝（一六九六—一七二五）在位以前的康特米爾（Canemir）的作品中開始出現。這一傳統使方維辛（Fonvizin）在十八世紀下半期出名。接着，在十九世紀初，這個傳統又在格里波耶多夫（Griboyedov）的不朽的喜劇聰明誤中出現，終於在戈果里（Gogol）的作品中，到達了它的最高峯。

然而，錫且特林在外國卻是最下爲人知道的一個俄羅斯作家，儘管他的一個城市的歷史和在外國兩部著作，在他晚年的時候已有法國譯本（在外國那時改題爲柏

林與巴黎——漫遊歐洲的諷刺紀行 Berlin et Paris, Voyage Satirique à travers l'Europe.)。

在這篇論文裏面，我們不打算探討所以如此的理由，我們只想提出一點，那一方面是由於錫且特林作品的特性，他方面則關聯到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西歐文學的總形勢的。

*

*

*

『給我們的共同事業服務，是有着各種各式的方法的，』錫且特林在使他獲得令譽的第一本書裏，這樣說，『我所採取的一種，則是揭發罪惡、錯誤和卑賤，這種方法不見得是沒有價值的，尤其因為這樣做的前提條件，是完全確認對善和真起着共鳴的時候。』

這幾句話說明了錫且特林的全部文學活動。

錫且特林爲他的諷刺選取對象時所表現的內在底政治意識，可以使最偉大的政

治家得到令譽。怪不得列寧在分析俄羅斯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時，在表現最新的反派的社會現象或腳色底特質時，要常常提起錫且特林所創造的人物了。也怪不得斯大林舉出了錫且特林所創造的一個人物，來證明法西斯主義的野蠻、卑賤和道德的頹萎了。

錫且特林的主要敵人，他的諷刺對象，可以簡單的說，就是：專制政權及其官僚制度；土地貴族；城鄉的掠奪性底資產階級；反動的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新聞記者，藝術家和批評家；即使口頭上也往往不敢承認他們愛自由的所謂自由主義者，往往準備犧牲人民而向反動勢力退讓的自由主義者；民族的落後，無知的偏見，卑鄙的服從。

這上面所列舉的，當然只是大概。錫且特林是一個作家，他常常走向客觀地描繪各種現象和人物典型。他從四面八方觀察這些現象，他選擇最多變化的材料來做他的作品底材料，而且他無論選擇了什麼材料，都能夠給它們找到最合適的藝術表

現方法。

認為這一位諷刺作家只有一方面，那是值得反對的。

亞里士多芬 (Aristophanes)、邱汝納爾 (Juvenal)、拉布雷 (Rabelais)、斯惠夫特 (Swift) 和 伏爾泰 (Voltaire) 的諷刺作品，那裏面的主題和處理方法，都是富於變化的。但是每一個作家，都有他自己個人的風格和他自己的文學形式。

錫且特林也有一種個人的風格；他所寫的每一句話，都認得出他的筆調。但是他的風格在美學上的範圍，是比之他的偉大先驅者——在古代、在文藝復興期、在啓蒙時代的先驅者底範圍，更要廣泛，更爲多樣。錫且特林是把十九世紀文學現實主義的輝煌成就，應用於諷刺領域去的第一人；即是說，他的人物都有廣泛而且深入的個性，而且有能動性與戲劇性的發展。儘管他對於過去的偉大諷刺作家，異常欽佩，儘管他熱心向他們學習，但是他創造了他自己的，新型的諷刺文學。讓我們來研究一下他的幾部作品，就可以知道他的顯著的特徵了。

無論在任何一部作品中，處理任何的問題或者環境，錫且特林心裏總是記住俄羅斯的封建王朝，它的整個制度，和代表這個制度的一切人物，從沙皇一直到鄉間的警察。他在這一方面所描繪的典型底多樣性，是無窮盡的。他的蓬巴杜爾男女這部著作，是處理俄羅斯官員的，僅僅在那裏面，他就表現了無數在封建王朝下服務的官僚底特寫鏡頭。智識的空洞和貧困，出賣和盜取，諂媚和倨傲，凡是上司所譴責的人，都準備把他扼死。野獸的肉慾，不能滿足的野心，人性的缺乏——這些特質在錫且特林的人物中，從來不是抽象的地設計出來的。錫且特林很少運用文學的現實主義底形式，因為那需要把英雄的性格和樣子，他的關係和態度，或者他的周圍環境加以仔細的描繪，這是不錯的，祇是在戈羅維略夫老爺們，波舍洪尼耶的往昔——這是用現實主義的同憶錄的樣式寫成功的——和別的幾個短篇，他纔運用了現實主義的手法。錫且特林通常所描寫的對象和他所預計的最後目標，是他的人物在精神的一方面。有時他似乎要把他所創造的人物，加以密切的考察，然後把這個

人物翻來覆去，看看有着這樣獨特的心靈和精神裝備的一類人，在種種不同的情形下面會有怎樣的行動。比如說，他對年青的『Penza cornet』——瓦尼亞·波且魯那夫（Vanya Potseluyev）所做的就屬於這一類。

有時卻剛好和這相反，人物處理生活的方法一被他描寫出來，讀者馬上就會瞭解那個人物的特性了；舉一個例，熱心服務的官員裏面的主角就是。

『從前——』故事這樣開頭，『某國某邦，有過一位熱心服務的官員。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那時候，官員之間是壞事愈做得多，愈好；壞事愈做得多，好事自然會跟着來的。』

『那時的將軍們說，「隨便一個人，首先必須把他壓搾扭歪，一直到他醇服為止，接着你就可以用一根鉄棒來統治了。凡人通透地受過這樣的訓練，他就逐漸會有功名富貴的。」』

『那個熱心服務的官員，嚴格遵守這一定律。』

一切反動份子的特質，他們那歪曲的推理，和他們毫無例外地把壓迫看做唯一的幸福之路，這些項目，再也沒有比這更有生氣的表現了。

錫且特林的官員，建立了一種獨特的行政體系：「首先，他要取消了科學；接着，他要把縣城焚去；最後，他嚇怕了那裏的人民。然而他每做一次，都不能不淚水流連地說：「上帝是我的見證，我之所以做這些壞事，只不過爲着他們自己將來會得到好處罷了。」」

他希望從這些措置得到什麼結果呢？他的計劃是使人眼花繚亂的：

『你年復一年的儘是燒房子，不久你就知道委託給你的領土，逐漸開始清醒過來。就像這樣子繼續下去，忽然你有一天會發現，原來這裏已經變成苦工監牢了！』

然而讀者千萬別以爲實行這種卑劣的措置的，是一個自以爲是犯罪的官員。如果那樣，倒也罷了；偏偏這個世界，自己甘心去做壞事的，其實不多呢。錫且特林在描寫他的盲信『一種田間理想』的官員時，寫出了這種行政措施，是平常而不是

8
例外的性格的。

對於那一位熱心服務的官員來說，把人民降到一種入苦工監的境界，就是一種成就，就是最高的社會形態。

這種奴役的理想，在錫且特林的時代以後，很久纔到達了它的極端發展，但是靠了他的藝術上的深入——而不是科學的預見——，錫且特林預言了現代奴役統治的主要特徵。現代的人們已經看到他這幻想如何在實行了。我們已經看見過德國如何變成萬千人民的牢獄，已經見過城市和鄉村如何被焚得清光，國家如何取消了科學，如何建立了經常的恐怖了。

在他統治的第三年，這位熱心服務的官員開始奇怪起來，為什麼他治下的這個地區還不繁榮呢？雖說他早已『停止把糧食供應那裏的人民了，早已取消了公共衛生設備了，早已焚燒了所有的書本，並且早已把書灰都飄散在空中了』……『他越想下去，就越發認為儘管他已經做了許多壞事，不過他至今為止還沒有做過任何一

件真正的壞事。要是做了那麼一件真正的壞事，纔會使每一個人立刻感到了那種刺激的。他還沒有成功，因為他被「理性」所阻止了。」

甚至這一點錫且特林也明白的：反動勢力在最後階段不但不可能把自己局限在反進步思想的鬥爭裏，卻還必須向連最明白的常識也得宣戰的。靠了一個女巫的幫助，這熱心服務的官員，把自己的理性消滅了。這時他的威脅完全變成荒唐而且混亂了，終於他陷入了不省人事的狀態。他的不省人事甚至比他先前的橫暴還可怕。「誰也不知道這寂靜將引來了什麼。每一個人都嚇得半死了。他們拋棄了工作，躲進土洞裏，忘記了字母表，只是坐着，等着。」

「無論他往什麼地方看，所見的無非空虛；只有「暴徒們」還成羣結隊的在那裏嗡嗡着，好像光天化日下的蚊蟲似的。但是僅僅靠了他們，也不可能建立一個監獄的。因為做苦工不比別的，需要的並非懶洋洋的宣傳家，卻是普通的住民，卻是服服貼貼的吃得苦的人。」但他也不得不向他們求援了：「發個威脅的宣言吧，暴

徒們，』他這樣下命令。

『於是乎整個區域都起了騷動……有的人寫了威脅的宣言，有的卻起草了做壞事的計劃，還有一些則認為非實行衛生不可了。』

在這裏我們看到了聲名狼籍的『衛生』底遠古根源，這個詞兒在今天是已經很時髦了，凡是民主力量與反動派的怠工會面的地方，都很流行了。連波蘭的法西斯政客也自稱為『衛生』，真好像要表現他們的老祖先就是這熱心服務的官員似的。

這熱心服務的官僚在討論他和這些『暴徒們』所草擬的計劃時，他說：『把美國封閉起來……可是，也許這是不能由我作主的罷。』這是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引用的幾句話，來說明希特勒惡毒但毫無希望的摧毀蘇聯的計劃，歷史已經懲戒了這些希特勒暴徒了。他們甚至連那熱心服務的官僚都不如，那官僚還保存了幾根『理性』的線，還有上述的那種疑慮。但是錫且特林多麼優秀地描寫了反動派的夢想呵——他們竟夢想着要摧毀構成文化的真正和永久的征服底發現。

『暴徒們』沒有給那熱心服務的官員帶來他所曾希冀的成功。『他等了一個月，又等一個月，眼見這些暴徒們整天在賊眉賊眼的瞞着，說着荒謬的話語，偷東西，互相廝打，只是他所管轄下的地區，卻依舊沒有繁榮起來！』還有呢，『老百姓往土坑裏爬，越爬越深，簡直連拖也拖不出來了。』

於是乎這熱心服務的官僚就跑到『他的上司駐在地』的城裏去請示了。

『他四邊望了一望，他看見上司所住的房子，剛剛粉漆過；看門人是新的，小廝也是新的。終於，連上司也是新的牌子。舊上司發放着惡的氣息，新上司發放着善的氣息。舊上司咕噥着，新上司卻像夜鶯似的婉轉。他笑着，握過手，請你坐下來，問你管轄下的地區繁榮了沒有，……是個天使哇！』

起先這新上司幾乎不能夠瞭解他的下屬所請示的『真正的壞事』這個問題。

『但他忽然記起，他自己曾不止一次爲他的前任在這方面作過不少的通告。

『「哦，你的意思我懂了！」他笑了。』可是我們已經放棄了這種方式啦！我

們現在不做壞事，只做好事啦。因為你把垃圾倒到河裏去，卻又希望河水因此而甜起來，這是不可能的啦。要記住這一點！」

錫且特林毫不懷疑這種轉變的意義。

「那熱心服務的官員回到他的任所，心裏有兩個深刻的印象。舊的印象是：『做壞事來行善；』新的印象是：『如果你想你的地區繁榮……』」下半截他記不起來了。可是他總是把兩個印象攪亂了。在像這樣的情形下面，他就用了這樣的一句話：「我所吃所喝，還不是跟先前一樣麼」把自己的疑團消去了。」

這個故事是插在一個現代的偶像這本書裏的。書中的人物討論了這個「故事」，他們全都『喜歡』這個故事。其中一個說，可惜「那新上司不僅沒有摧毀了那熱心服務的官僚記憶中的舊印象，甚至好像還竭力要保存它呢。」另外一個「合理地解釋說，他之所以沒有摧毀那舊印象，因為舊印象可能馬上就會到來的。」

錫且特林就這樣子準確的地把內在的本質和外邊的現象區別開，把不變的東西

和外面千變萬化的東西區別開。

今天，在戰後歐洲許多國家，有了一種『新印象』了。讀了錫且特林的作品，就會使那些欽佩『新印象』卻又不明白『爲什麼舊印象卻竭力保存着』的人們明白當中的道理。

在熱心服務的官員底故事中，需要用『火與劍』來統治的那個制度的一切後果，都來自一個源泉。

錫且特林不僅從種種方面去檢查他的敵人，而且從種種距離去檢查它，或者靠近了看，研究他的細節；或者走遠了看，研究他的輪廓。在第一種場合，錫且特林是一個典型的十九世紀現實主義者。在第二種場合，他立刻又退入一種幻想，退入一種奇談，如斯惠夫特似的。但是隨時隨地錫且特林都是具有雄渾風格的一個諷刺作家，繁瑣的小心眼兒卻不是他所有的。作算像他拿來做模特兒的官僚、地主、惡毒記者等等，繁瑣的小心眼兒正是他們的性格，可是錫且特林描繪出來，卻往往使他

感到在他們背後屹立着社會的罪惡那紀念碑似的黑魍魎的形象，粉碎着萬千人民，同時又摧毀着生活本身的那種形象。

錫且特林提供了一根鑰匙，使人家對他的社會諷刺與幻想的人物，能有美學的了解。正如我們剛纔所說，這些人物的『存在動機』是要表現若干複雜的現象底終極的一般化，同時要揭露它的內在的本質。但還有一個動機，似乎也不見得次要的。『我的勃魯荷夫鎮速寫開始寫了，』錫且特林寫信給安能柯夫 (Annenkov) (一八六五年三月二日) 說，『但我懷疑結果會寫出什麼來。甚至卑鄙本身也必須有人性在內的，但這裏卻是除了大糞之外什麼也沒有呀。』

像左拉 (Emile Zola) 那樣的一個自然主義者，是永遠不能說這樣的話的；因為一種無動於中的描寫風格，經常準備聽他運用，不管是多麼平板的材料，都能夠給記錄下來。對於一個自然主義者，人是一種靜物 (La Nature Morte)。然而對於一個像錫且特林似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工作的目標，是要揭發人的特性，不管這